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四部文庫

文懷沙 主編

隋唐文明卷



(三十九)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Z42
1
(4:39)

四
部
文
明

文懷沙主編

隋唐文明卷

三十九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隋唐文明

第三十九卷 目錄

隋唐釋道書薈一

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一卷

〔隋〕釋灌 頂撰 三

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

〔唐〕釋慧 立 〔唐〕釋彥 惊撰 二二

大唐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

〔唐〕釋義 净撰 一九五

續高僧傳三十一卷

〔唐〕釋道 宣撰 二五九

宋高僧傳三十卷

〔宋〕釋贊 寧等撰 五三七

隋唐釋道書叢

一



前題解讀

〔隋〕釋灌 頂撰

隋天臺智者
大師別傳

景印明刻
北藏本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起二

門人灌頂撰

大師諱智顥字德安俗姓陳氏潁川人也高宗茂績盛傳於譜史矣暨晉世遷都家隨南出寓居江漢因止荊州之華容縣父起祖學通經傳談吐絕倫而武策運籌偏多勇決梁湘東王蕭繹之荊州列爲賓客奉教入朝領軍朱异見而歎曰若非經國之才孰爲英王之所重乎孝元即位拜使持節散騎常侍益陽縣開國侯母徐氏溫良恭儉偏勤齋戒夢香煙五彩輕浮若霧縈迴在懷欲拂去之間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因覺體重至於載誕夜現神光棣宇煥然兼輝隣室隣里憶先靈瑞呼爲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故小立二字眼有重瞳父母藏護不欲人知而人自知之矣至年七歲喜往伽藍諸僧口授普門品初啓一徧即得而父母遏絕不聽數往每存理所誦而惆悵未聞奄忽自然通餘文句後以經驗無所遺失鄉間嗟異溫故知新其若此乎

年十五值孝元之敗家國殄喪親屬流徙歎榮會之難久痛凋離之易及於長沙像前發弘大願誓作沙門荷負正法爲已重任既精誠感通夢彼瑞像飛臨宅庭授金色手從窓隙入三徧摩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滅苦本但二親恩愛不時聽許雖惟將順而寢哺不安乃刻檀寫像披藏尋經曉夜禮誦念念相續當拜佛時舉身投地悅焉如夢見極高山臨於大海澄渟翁鬱更相顯暎山頂有僧招手喚上須臾申臂至于山麓接引令登入一伽藍見所造像在彼殿內夢裏悲泣而陳所願學得三世佛法對千部論師說之無礙不唐世間四事恩惠申臂僧舉手指像而復語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既從寤已方見已身對佛而伏夢中之淚委地成流悲喜交懷精勤逾至後遭二親志二殄喪丁艱荼毒逮于服訖從兄求去兄曰天已喪我親汝重割我心既孤更離安可忍乎跪而對曰昔梁荆百萬一朝僕妾于時久役江湖之心不能復處碨磊之內欲報恩酌德當謀道爲先唐聚何益銘肌

刻骨意不可移時王琳據湘從琳求去琳以陳侯故舊又嘉此志節資給法具深助隨臺年十有八投湖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導以律儀仍攝以北度詣慧曠律師兼通方等故北面事焉後詣大賢山誦法華經無量義經普賢觀經歷涉二旬三部究竟進修方等懺心淨行勤勝相現前見道場廣博妙飾莊嚴而諸經像縱橫紛雜身在高座足躡繩牀口誦法華手正經像是後心神融淨爽利常日逮受具足律藏精通先世萌動而常樂禪悅快江東無足可問時有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名高嵩嶺行深伊洛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希有能有事彰別傳昔在周室預知佛法當禍故背北游南意期衡嶽以希棲遁權止光州大蘇山先師遙食風德如飢渴矣其地乃是陳齊邊境兵刃所衝而能輕於生重於法忽夕死貴朝聞涉險而去初獲頂拜思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於是昏曉苦到如教

起二

研心于時但勇於求法而貧於資供切枯爲香柏盡則繼之以栗卷簾進月月沒則燎之以松息不虛駭言不妄出經二七日誦至藥王品諸佛同讚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到此一句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靜發照了法華若高輝之臨幽谷達諸法相似長風之游太虛將證白師師更開演大張教網法目圓備落景諮詢連環達旦自心所悟及從師受四夜進功功逾百年問一知十何能爲喻觀慧無礙禪門不壅宿習開發煥若華敷矣思師歎曰非爾弗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羣萬衆尋汎之辯不可窮矣於說法人中最爲第一時有慧邈禪師行矯常倫辯迷時聽自謂門人曰我所敷弘真師子吼他之所說是野干鳴心眼未開誰不惑者先師正引經文傍宗擊節研覈考問邈則失微揚簸慧風則糠粃可識淘汰定水故砂礫易明於是迷徒知反問津識濟仍於是夜夢見三層樓閣邈立其下已坐其上又有

一人攘臂怒目曰何忽邈耶何疑法耶宜當
問我先師設難數關賓主往復怒人辭窮理
喪結舌亡言因誠之曰除諸法實相餘皆魔
事誠已不復見邈及與怒人夕有聞者謂爲
譖竊旦詣思所具陳是相師曰汝觀般若不

起二

退品凡幾種行類相貌九十六道經云人若
說法神助怖之汝旣晝折慢幢夜驅惡黨邪
不干正法應爾也思師造金字大品經竟自
開玄義命令代講是以智方日月辯類懸河
卷舒稱會有理存焉唯有三三昧及三觀智
用以諮詢餘悉自裁思師手持如意臨席讚
曰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者也慧曠律師
亦來會坐思謂曰老僧嘗聽賢子法耳答云
禪師所生非曠之子又曰思亦無功法華力
耳代講竟思師誠曰吾久羨南衡恨法無所
委汝粗得其門甚適我願吾解不謝汝緣當

起二

靈耀則公說之則所不解說已永失今聞所
未聞非直善知法相亦乃懸見他心濟以告
凱凱告朝野由是聲馳道俗請益成蹊大忍
法師梁陳擅德養道開善不交當世時有義
集來會蔣山雖有折角重席忍無所容與先
師觀慧縱橫聽者傾耳衆咸彈指合掌皆言
聞所未聞忍歎曰此非文疏所出乃是觀機
縱辯般若非鈍非利利鈍由緣豐富適時是
其利相池深華大鈍可意得慶餘暉之有幸
使老疾而忘疲先達稱誄故頌聲溢道寺時

五

長干慧辯延入定熙天官僧冕請居佛窟皆
欲捨講習禪緣差永恨面而誓曰今身障隔
不遂稟承後世弘通必希汲引僕射徐陵德
優名重夢其先門曰禪師是吾宿世宗範汝
地則不孤付囑仍共法喜等二十七人同至

序拜不避泥水若蒙書疏則洗手燒香冠帶三禮屏氣開封對文伏讀句句稱諾若非微妙至德豈使當世文雄屈意如此耶儀同沈君理請住瓦官開法華經題勅一日停朝事羣公畢集金紫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正等朱輪動於路玉珮喧於席俱服戒香同食法味小莊嚴寺慧榮負才輕誕其日揚眉舞扇扇墮墮地雙構巨難難不稱捷合掌歎曰非禪不智今之法座乎法歲法師爾日並坐撫榮背而嘲曰從來義龍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以何遮羞榮答云輕敵失勢猶不可欺也興皇法朗盛弘龍樹更遣高足構難累旬磨鏡轉明揩金足色虛往既實而忘反也好勝者懷愧不議而革新斯之謂歟建初寶瓊相逢讓路曰少欲學禪不值名匠長雖有信阻起二以講說方秋遇賢年又老矣庶因渴仰累世提携白馬警韶定林法歲禪衆智令奉誠法安等皆金陵上匠德居僧首捨指南之位遵北面之禮其四方衿袖萬里來者不惜無貲之軀以希一句之益伏膺至

教凍和妙道唯禪唯慧忘寢忘食先師善於將衆調御得所停瓦官八載講大智度論說次第禪門蒙語默之益者畧難稱紀雖動靜合道而能露藏寶恩被一切莫知我誰昔浮頭玄高雙弘定慧厥後沈喪單輪隻翼而已逮南嶽挺振至斯爲盛者也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皆迴車瓦官傾捨山積虔拜殷重因而歎曰吾昨夜夢逢強盜今乃表諸輒賊毛繩截骨則憶曳尾泥間仍謝遣門人曰吾聞闇射則應於絃無明是闇也脣舌是弓也心慮如弦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若益一人心弦則應又法門如鏡方圓如像若緣牽心轆轤無盡若緣杜心自然塞澀昔南嶽輪下及始濟江東法鏡屢明心絃數應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二百人共坐減十人得法其後徒衆轉多得法轉少妨我自行化道可知羣賢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蔣山過近非避喧之處聞天台地記稱有仙宮白道猷所見者信矣山賦用比蓬萊孫興

公之言得矣若息緣茲嶺啄峯飲澗展平生
之願也陳宣帝有勅留連徐僕射潛涕請住
匪從物議直指東川即陳太建七年秋九月
初入天台歷游山水弔道林之朽木慶曇光
之石龕訪高察之路漱僧順之雲潭數度
石梁屢降南門在葦淹流未議卜居常宿於
石橋見有三人阜幘絳衣有一老僧引之而
進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捨
以仰給因而問曰止如今日草舍尚難當於
何時能辦此寺老僧答云今非其時三國成
一有太勢力人能起此寺寺若成國則清當
呼爲國清寺于時三方鼎峙車書未同雖獲
冥期悠悠何日且旋塗出谷見佛龐南峯左
右暎帶最爲兼美即徘徊留意有定光禪師
居山三十載迹晦道明易狎難識有所懸記
多皆顯驗其夕乃宿定光之草庵咸聞鐘磬
寥亮山谷從微至著起盡成韻問光此聲踈
數光舞手長吟曰但聞鳴槐集僧是得住之
相憶覩招手相引時不餘人莫解其言仍於
光所住之北峯創立伽藍樹植松巢引流遙

砌瞻望寺所全如昔夢無毫差也寺北別峯
呼爲華頂登眺不見羣山暄涼永異餘處先
師捨衆獨往頭陀忽於後夜大風拔木雷震
動山魑魅千羣一形百狀或頭戴龍虺或口
出星火形如黑雲聲如霹靂倏忽轉變不可
稱計圖畫所寫降魔變等蓋少小耳可畏之
相復過於是而能安心湛然空寂逼迫之境
自然散失又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
咽流涕但深念實相體達本無憂苦之相尋
復消滅強輒二緣所不能動明星出時神僧
現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能過斯難無如汝
者既安慰已復爲說法說法之辭可以意得
不可以文載當於語下隨句明了披雲飲泉
水日非喻即便問曰大聖是何法門當云何
學云何弘宣答此名一寶諦學之以般若宣
之以大悲從今已後若自兼人吾皆影響頭
陀既竟旋歸佛龐風煙山水外足忘憂妙慧
深禪內充愉樂然佛龐艱阻舟車不至年既
失稔僧衆隨緣師共慧綽種菴捨豫安貧無
感俄而陳宣帝詔云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

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給薪水衆因更聚亦不爲欣有陳郡袁子雄奔林百里又新野庾崇敏民三課兩人登山值講淨名遂齋戒遠辰專心聽法雄見堂前有山瑠璃映徹山陰曲澗琳瑯布底跨以虹橋填以寶飾梵僧數十皆手擎香爐從山而出登橋入堂威儀溢目香煙徹鼻雄以告崇崇稱不見並席天垂其在此矣雄因發心改造講堂此事非遠堂今尚在但天台基壓巨海黎民漁捕爲業爲梁者斷谿爲篋者藩海秋水一漲巨細填梁晝夜二潮噉唆滿窟體骨成岳蠅蛆若雷非但水陸可悲亦痛舟人濫殞先師爲此而運普悲自捨身衣并諸勸助贖篋一所永爲放生之池于時計詡臨郡請講金光明經濟物無偏實冥出窟以慈修身見者歡喜以慈修口聞聲發心善誘殷勤導達因果境漁人改惡從善好生去殺湍潮綿亘三百餘里江谿篋梁合六十三所同時永捨俱成法池一日所濟巨億萬數何止十千而已哉方舟江上講

流水品又散粳糧爲財法二施船出海口望芙蓉山聳峭叢起若紅蓮之始開橫石孤垂似萎華之將落師云昔夢游海畔正似於此沙門慧承郡守錢玄智皆著書嗟詠文繁不載詡後還都別坐餘事因繫廷尉臨當伏法

遙想先師願申一赦其夜夢羣魚巨億不可稱計皆吐沫濡詡明日降勅特原詡罪當於午時忽起瑞雲黃紫赤白狀如月暈凝於虛空遙蓋寺頂又黃雀羣飛翶動嘈囂棲集簷宇半日方去師云江魚化爲黃雀來此謝恩耳師遣門人慧拔金陵表聞降陳宣帝勅云嚴禁採捕永爲放生之池陳東宮問徐陵曰天台功德誰爲製碑答云願神筆王著會宣帝崩不復得就勅國子祭酒徐孝克以樹高碑碑今在山覽者墮淚陳文皇太子永陽王出撫旣越累信殷勤仍赴禹穴躬行方等眷屬同烹淨戒畫食講說夜習坐禪先師謂門人智越云吾欲勸王修福禳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稱寒熱師云息世譏嫌亦復焉善王後出游墜馬將絕越乃感悔憂愧若傷

先師躬自帥衆作觀音懺法整心專志王覺
小醒凭机而坐王見一梵僧擎香爐直進問
王曰疾勢何如王汗流無答僧乃遠王一帀
香氣徘徊右旋即覺搭然痛惱都釋戒慧先
染其心靈驗次悅其目不欲生信詎可得乎
其願文云仰惟天台闍德侔安遠道邁光
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將墜以救
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游浪法
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忍現前
弟子颶颶業風沈淪愛水雖浪法喜弗祛蒙
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驚
羲和之轡不停月鏡迴軒嫦娥之影難駐有
離有會歎息奚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願生
生世世值天台閣梨恒修供養如智積奉智
勝如來若藥王觀雷音正覺安養兜率俱蕩
一秉先師雖復懷寶窮岫聲振都邑藏形幽
壑德慧昭彰陳少主顧問羣臣釋門誰爲名
勝徐陵對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鑑淵海
昔遠游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
霧永陽王北面親承願陛下詔之還都弘法

使道俗咸荷陳主初遣傳宣左右趙君卿再
遣主書朱雷三傳遣詔四遣道人法昇皆帝
自手書悉稱疾不當陳主遂仗三使更勅州
敦請永陽王諫曰主上虛己朝廷思敬一言
利益則四生有賴若高讓深山則慈悲有隔
弟子微弱尚賜迂屈不赴臺旨將何自安答
曰自省無德出處又幽過則身當豈令枉濫
業緣如水隆去竊留志不可滿任之而已仍
出金陵路逢兩使初遣應勅左右黃吉寶次
遣主書陳建宗延上東堂四事供養禮遇殷
勤立禪衆於靈耀開釋論於太極又講仁王
般若百座居左五等在右陳主親筵聽法僧
正慧臘僧都慧曠長干慧辯皆奉勅激揚難
似冬冰峨峨共結解猶夏日赫赫能消天子
欣然百僚盡敬講竟慧臘擎香爐賀席曰國
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理謂得其門今日
出星收見巧知陋由來諍競不止即座肅穆
有餘七夜恬靜千枝華耀皆法王之力也陳
主於廣德殿謝云非但佛法仰委亦願示諸
不違陳世所檢僧尼無貫者萬人朝議策經

不合者休道先師諫曰調達日誦萬言不免地獄樂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唯道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即停搜揀然居靈耀過爲偏隘更求閑靜立衆安禪忽夢一人翼從嚴整稱名冠達請住三橋起二師云冠達梁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遂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捨身大施又講仁王般若敘經纔訖陳主於大衆內起禮三拜俯仰殷勤以彰敬重太子已下並託舟航咸宗戒範以崇津導先師虛己亡受能安寵辱故澹無驚喜皇太子請戒文云淵和南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汲引人天照燭光耀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尚來儀高座之德斯秉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從其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夜增長今二月五日於崇正殿設千僧法會奉請爲菩薩戒師謹遣主書劉璿奉迎云于時傳香在手而臉下垂淚既字爲善萌反言成晚後大隋吞陳方悟前旨金陵既敗策杖荆湘路次益城忽

夢老僧曰陶侃瑞像敬屈守護於是往憇匡山見惠遠圖像驗鴈門法師之靈也俄而潯陽反叛寺宇焚燒獨有茲山全無侵擾護像之功其在此矣秦孝王聞風延屈先師對使而言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既而王人催促迫不得止將欲解纜忽值大風累旬之間妖賊卒起水陸壅隔遂不成行至尊昔管淮海萬里廓清慕義崇賢歸身如舍遣使招引束鉢赴期起二師云我與大王深有因緣順水背風不日而至菩薩律儀即從稟受先師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仍求四願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旣西夕遼守繩牀撫臆論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欺二生在邊表長逢離亂身閭庠序口拙膾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擇節一無可取雖欲自慎終恐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誚避嫌安身未若通法願許爲法勿嫌輕重四三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

塗既一佛法再興謬承人汎沐此恩化內竭
朽力仰酌外護若丘壑念起願放其飲啄以
卒殘生許此四心乃赴優曇大王方希淨戒
故妙願唯諾請戒文曰弟子基承積善生在
皇家庭訓早趨彝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須
悟恥崎嶇於小徑希優游於大乘笑止息於
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萬行戒善爲先菩
薩十受專持最上喻造宮室必先基址徒架
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
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本焉和尚文殊冥作
闍梨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
遂通波崙聲體於無竭善財忘身於法界經
有明文非從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明導禪師
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
無礙辯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聞衆所
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楫遠延每畏緣
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
即消煩惱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於總管金城殿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
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以

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
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師云大王紂
遵聖禁名曰總持王曰大師傳佛法燈稱爲
智者所獲檀噲各六十種一時迴施悲敬兩
田使福德增多以資家國香火事訖汎舸衡
峽大王麾駕貴州臨江奉送供給隆重轉倍
於前既值便風朝發夕還而諸官道俗延頸
候望扶老攬幼相趨戒場垂黑戴白雲屯講
座聽衆五千餘人旋鄉答地荆襄未聞旣慧
日已明福庭將建於當陽縣玉泉山而立精
舍蒙勅賜額號爲一音重改爲玉泉其地本
來荒險神獸蛇暴詬云三毒之藪踐者寒心
創寺其間決無憂慮是春夏旱百姓咸謂神
怒故智者躬至泉源滅此邪見口自呪願手
又搗畧隨所指處重雲巒籠山而來長虹
煥爛從泉而起風雨衝溢歌詠滿路荊州總
管上柱國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
出而言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
頓如今日其年王使奉迎荆人違觀向方遙
禮臨岐望絕旣而重履江淮道俗再馳欣戴

大王尸波羅蜜先到彼岸智波羅蜜今從稟受請文云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悟色心無作昔年虔受身雖踈漏心護明珠定品禪枝併散歸靜荷國鎮藩爲臣爲子豈藉四緣能入三昧電光斷結其類實多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伏膺智斷率先名教永況法流兼用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道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逗時不書云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況譚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慊言備歷素欵成就事重請棄飾辭答曰謬承人汎擬迹師資顧此膚疎以非時許況隆高命彌匪克當徒欲沈吟必乖深寄重請云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措心有在仰惟宿植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嶽記別說法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斯事于時心喜以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試瓦官軌繞獲交綏忍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聞見衆咸贍

仰承前荆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比聞名僧所說智者融會甚有階差譬若羣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唯願未得令得未度令度樂說不窮法施無盡復使柳顧言稽首虔拜云^{走二}智者頻辭不免乃著淨名經疏河東柳顧言東海徐陵並才華族胄應奉文義誠封寶藏王躬受持今王入朝辭歸東嶺吳民越俗掃巷淘溝沿道令牧旛華交候寺舊所荒廢凡一十二載人蹤久斷竹樹成林還届半山忽見沙門眉髮皓然秉錫當路衆共咸覩行次漸近遂巡韜祕聖猶尚候況人情乎智者雅好泉石負杖閑游若吟歎曰雖在人間弗忘山野幽幽深谷愉愉靜夜澄神自照豈不樂哉後時一夜皎月映牀獨坐說法連綿良久如人間難侍者智晞明日啓曰未審昨夜見何因緣答曰吾初夢大風忽起吹壞寶塔次梵僧謂我云機緣如薪照之夜許相影響機用將盡傍助亦息故來相告耳又見南嶽師共喜禪師令吾說法即自